

## 西班牙媒体：感受身体和心灵的提升

【明慧网】西班牙瓦德拉哈勒市的法轮功学员日复一日地在当地公园里教民众学炼法轮功功法，深受市民喜爱，当地最大的报纸《Nueva Alcarria》也前来采访，并以大篇幅介绍了法轮大法。

报道说：“法轮大法是一个放松精神、强身健体的古老的修炼功法，法轮大法有三个基本原则：真、善、忍；同时有五套功法，虽然动作简单，但能量场却非常强大。在瓦德拉哈拉市中心的公园里，每周日上午十二点会有很多的人来这里炼功，有两位教功人在这里义务教授功法，来这里炼功的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身体和心灵的提升。”报道还说，“不管是老人、小孩、新或老学员，每个人都会很方便地接触和了解法轮功，来公园炼功的人从二十到六十岁的都有。教功人之一的



图：西班牙瓦德拉哈勒最大的报纸《Nueva Alcarria》对法轮功炼功点的报道图片

阿蒙黛娜说，她的愿望是弘扬这个在一百多个国家都在炼的法轮大法，将法轮功的美好告诉给更多的人。”

《Nueva Alcarria》也报道了法轮功在中国遭到中共当局的迫害。报道说：“中国是法轮大法的发源地，但又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不让炼法轮大法的国家。”“中共政权害怕这套拥有无数追随者的功法。” ◇

## “你们是最棒的！”

（明慧记者波士顿报道）二零一年三月二十日，波士顿圣派翠克日（St. Patrick's Day）游行在爱尔兰后裔聚居最多的南波士顿举行，吸引数十万人观看。在五十多个军乐队及风笛队中，第五次受邀参加该游行的天国乐团是唯一的华人团体。主办方负责人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是最棒的！”

法轮功游行队伍首先是精神抖擞的法轮功学员举着“法轮大法”横幅，而后是气势磅礴的天国乐团、弘扬大法美好的横幅队、最后是受人喜爱的舞龙队。



图：天国乐团英姿飒爽，展现中华风采

## 苦难中的幸遇

【明慧网】天有不测风云，聪明美貌的大女儿突然有一天得急病离世了，我一下子被刺激得大病一场，休息半年。丈夫第一次病倒了，这一病就是五年，雪上加霜，又得了肺癌，动手术、化疗、输血过程中又染上了肝炎……我那时已经退休，陪他到各个医院治疗，自费到私人诊所，一天需要八十元的药费，那时他的工资每个月是一百来元，连续治了三个月，钱花不少，后来还是离开了人世。过了些时日，先后又送走了老父老母。二女儿在学校被同学打得鼻青眼肿，正好要毕业分配工作时她住院了，我每天忙得手忙脚乱，心烦意躁。我羡慕别人，有说有笑，轻松愉快，讲丈夫怎么好，孩子如何好。想想自己白活了，什么也没有得到，只是病、苦、累，伤心流泪，觉得不公。

一天邻居到我家说：“今天晚上法轮功开班，师父录像讲法，咱们去看看吧！”那时我正想要治好我的一些病，已经学了三种功法也没有效果，于是我挺高兴地去了。连续听了九堂课，第一个班下来了，就觉得这个功太好了，会场上静悄悄的，都是祥和的心态，师父用浅白的语言，让大家都听得明白，讲的头头是道，句句是理，打动人心。我当时就觉得法轮功和其它功就是不一样，不但祛病健身，还能使人道德回升，从做好人做起，做更好的人，我感到这才是我要找的功法，要是早点学该多好啊！

我连续跟了几个班，精神倍增！通过炼功学法，收效很快，渐渐地我的膀胱炎、心动过速、咽炎、腰椎骨质增生、胃病、失眠都好转了，有的已经痊愈了。不动针药好了病，这不神奇吗？我的命运也从此改变。◇



## 十八岁那年 神的福祉开始降临

【明慧网】七十年代末期出生的我，从幼儿园开始，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在被洗脑下生活，真是把古人留下的神传文化当成“迷信”。十八岁那年，命运因我修炼法轮大法而开始改变。神的福祉不断降临，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事例让我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威德。

上高三时面对中国大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试定乾坤”的高考政策，同学们真的是在拼命啊，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压力让我们连叫苦的力气都没有了，好多同学病倒了，还有的得了精神抑郁症，甚至一位女同学因承受不住这种压力死掉了。就在那时，我幸运地遇到了法轮大法，《转法轮》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地吸引我，随着不断读《转法轮》，我的身心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每天按部就班的上课，从不挑灯夜战，不但身体越来越健康，精神上也总是很轻松，尤其是越临近高考精力越充沛。看着我节节高升的考试成绩，同学们都惊诧不已。

最后，原本考上专科学校都费劲的我竟然轻松地被一所不错的本科大学录取了，我真的感慨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超常。入大学前我又幸运而及时地请到了一套法轮功书籍放在了行李包里（当时我家乡法轮大法书奇缺），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已经和法轮大法永远也不能分开了。

升入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按照常规是不允许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当时系里辅导员抱着反正谁也不可能过去，就当让大家感受一下考试气氛的想法把我们报上去了，最后我竟以全年级最高分，也是我校有史以来第一个在大一第一学期就以如此高分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学生。

在以后的各类大小考试及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我都不用费很大力气就能取得较好的成绩，我知道，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使我开智开慧，学什么都很轻松。

法轮大法不仅祛病健身有奇效，增智开慧，更使我和所有修炼者懂得了如何去做一个好人、甚至比好人还好的人，懂得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这也是为什么中共血腥迫害法轮功学员十年来真修者不会放弃修炼“真善忍”的真正原因。（文/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

## 拾金不昧古今有

【明慧网】虎年的最后一天，一个法轮功学员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捡到一个包，里面装有现金、票据和账本等。因路上车多人多，也不见失主来找，就先带回家再想办法。

到家后，经家人一详查，发现里面的现金有一千元，票据与本子上的电话号码及收据号码已大都被车碾得看不清楚。有失主的人名，但号码不清；有个电话号码，却没姓名。法轮功学员拨通一个能看清的号码，询问情况得知此人是失主的亲戚，便与那人说明了情况。

结果失主带着礼品来到法轮功学员家，法轮功学员验明他是真正的失主，就将包原物交还，然后给失主讲述了法轮功教人“真善忍”，法轮功学员都是诚实、善良的好人。失主明白了法轮功真相非常高兴。兔年的第一天，失主给法轮功学员发来了一个短信：“拾金不昧古今有，法轮大法闪金光”。◇



## 在甘肃舟曲泥石流灾难中逃过一劫

【明慧网】天灾人祸防不胜防，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如此无奈。在您为地震、海啸心有余悸的时候，请听听在人力不能及的灾难中逃过一劫的人们的故事吧。

二零一零年八月七日晚，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城区发生了泥石流，我的小儿子和侄女逃过一劫。

我的小儿子经常给我念法轮大法书，并退出了中共组织（退党、退团、退队，即“三退”）。泥石流发生的那天晚上，他和几个同事值班，这几个人中有一个也听过法轮功真相，看过真相光盘。泥石流突然滚滚而来，将房子冲毁，我儿子被冲到卷柜上，那个明真相的同事也被冲到卷柜边上，我儿子使劲把他拉了上去。

这时房子已被泥石流填满，仅剩下一个风窗口。儿子试探着将身子钻出去，可脚底下松软，站立不住。就在这危急关头，一缕电线掉在他面前，他抓住电线和同事一起先后往上爬。爬到二楼时听到有人喊“救命！”他就从阳台上爬进这户人家，将一对老年夫妇救了出来。等他们都出来，房子被毁，另外三个同事再也没见到。

我的侄女家在泥石流主道上。泥石流来时，周围的建筑物都被冲毁，她家住的那栋高楼被冲得变了方向，一至三楼被泥石流冲透，侄女家的邻居跑过来被冲走了，而侄女和孩子吓得蜷缩在床上呼救。他们的喊声被楼上的法轮功学员听到后将他们救了上去。

朋友们，快快了解法轮功真相吧！◇

# 中共两骗局败露 冯晓梅遭报复(续五)

(接上期)她们明目张胆的酷刑折磨，到第四十天，我身心俱感到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不想死，家里只有七十岁的老母亲和两个上学的孩子，为了活命，只好违心“转化”(给自己修炼与人格留下了污点)。这就是中国政法系统专门培养的“专家”的所谓“挽救”，这不是不择手段的精神强奸吗？平心而论，这难道不是公然执法犯法？不是明摆着的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吗？精神折磨比肉体伤害更蹂躏人。我咨询过律师，乔晓霞的所为，无论怎么打着“挽救教育”的幌子，依法量刑犯的都是酷刑罪。

在一个月后，大约是七月二十六日，我写了一份宣布“暴力转化作废，坚修法轮功”的严正声明，交给值班干警。当天我就又被隔离在严管室，冯可庄连夜用车把乔接来，从新开始对我的折磨……

王伟卫对我说：“你现在‘反弹’绝对不行，于助理已急得说不出话，我也急得头疼，这种压力我们顶不住，别逼我们什么手段都用，反正你的声明用油笔写的也不算数。我们知道你的真实想法，也不再逼你对法轮功表什么态，法轮功的事在这里你不再提就行了。”王伟卫还威胁说再敢写声明加期三个月。

我心里极度抑郁无以言表的难过，在这种接连的体罚和压力下，在八月初，我开始出现大便便血现象，以后精神一受到攻击就便血，稍微用力不对也便血，至今未能痊愈。

## 5、故意拖延医治，致使病情越来越重

我在劳教所便血十五个月，别说治疗，始终没有好好确诊，就是硬挺着，严重了就让吃止血药，身体每况愈下。直到二零一零年一月份，半年过去了，劳教所才带我到和平医院做检查。回来大队长刘子维说我就是没病，到二月十三日(农历年三十)因我便血特别厉害，劳教所医生让我吃五片止血药(说明书上建议吃1-2片)顶着，仍然止不住。干警带我去劳教所内部医院，医生马锁功说他没办法，还嘲讽地要我自己出钱去北京协和医院，让我跟家里打电话要钱。回队里我申请打电话但干警却又不允许。他

就这样互相推脱，拖延着不给医治。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九日，我已经身体非常虚弱，脸色惨白心慌气短不能行走，第二次去和平医院检查，劳教所医生马锁功说，即使查出是癌症也不会提前放人。三月二十三日，又突然强行带我到省医院检查，被一个连介绍病情都不听的大夫咬定是“内痔加肛裂”，几分钟就“确诊”了。

我跟副所长冯可庄反映：就算检查了，去三次医院，两次没查出结果，只有一次“确诊”痔疮，就“毫不怀疑”的按痔疮治疗，谁家有病人会这样对待啊，是长期便血不是拉肚子，怎么说也存在误诊的可能啊！怎么令人信服呢？这种态度不是明显的推责任吗？我多次申请住院观察确诊并治疗，但都没批准。

## 6、病中被强制做奴工，病情严重恶化

我从十一月开始到大班干活，每天的任务是制作五百个档案袋，七、八道工序很难做，完不成抱回宿舍加班干，有一次干到凌晨两点。完不成任务有时罚全班站大厅；产量排后面的洗凉水澡，购物、洗漱、去厕所、打开水都排最后。所以班长都逼着快干，连喊带骂的，把人累得精疲力尽。两条腿上楼发抖，胳膊酸得抬不起来，手划得都是伤。尤其装卸车是体力活，更是干不动。到底改成叠毛巾、尿布，劳动强度小些，但活紧，周六日很少休息，午休也取消了。每天统计产量，个人前十名减期、后十名加期，班组产量排后面的班长要挨骂。尤其每天装卸车，一包材料一百多斤，两个人拖着走很吃力。

二零一零年二月，我因便血浑身无力，卸车时没去，干警赵雅丽问怎么没去卸车，我说还便血，赵恶狠狠训斥：“不都带你查了吗，不是没事吗？别废话，给我卸车去。”繁重的奴役劳动，使我便血更严重了，多时一天便血五次，每次半碗多，监控我去厕所的普教吓得都不敢看。因没得到适当休息，又被强制干活近半年，造成身体非常虚弱。直到三月二十九日，才调到小班休息调养，便血现象有所缓解。

## 7、剥夺申诉权，不让会见律师，随意加期

我从到劳教所的第一天，就开始口头申请会见律师，当时的答复是会让见

的；行政复议期限过了，行政诉讼期限也过了，律师多次到劳教所一直没让见。

在代理律师和家属的强烈要求下，高检接受了我被虐待的举报，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六日，派石家庄市检察院住所田检察官和市检的王科长到劳教所调查。但由于劳教所方在调查现场刻意制造高压气氛，违反检察原则和程序，致使调查结果完全失实。从那时起，大队长刘子维和干警们更有恃无恐，不管我的病情，都逼着我干活。

三月二十三日，监控我去厕所的包夹郝某和魏某告诉我，她们曾被干警带到会见室去做假口供。魏告诉我，当时在会见室的除了检察院的田检察官和王科长外，还有副所长冯可庄、一大队大队长刘子维和指导员王伟卫，就是让按照她们的意思说，然后签名按手印，普教魏无奈地说没办法，不敢不从。

六月五日我终于获准，可以写书面会见律师的申请交冯所长，但是她以种种借口阻挠，致使我被关押在劳教所十八多月都没见到律师。在我劳教到期后，以我不参加劳动、不参加文娱活动为名延期十六天。那时我走路、洗漱都困难，怎么可能参加劳动和文体活动呢？其实这种按照劳教所内部管理规定的延期，就是非法拘禁。

## 8、剥夺通信自由，基本人权毫无保障

劳教所管理制度规定通信不受检查，但实际上没有通信自由。每周统一写信，自己买的纸笔交班长保管，写完信不能封口，班长先检查，然后交值班干警检查，合格后才能寄出，寄不寄本人根本不知道；收信一样的逆过程，干警拆开检查后才给本人看，看完交班长保存；有时根本不给看；有时让站在干警办公桌那儿看。写信只能说劳教所好话，无法表达真实信息。

以上所述就是我在河北省女子劳教所被虐待的真实情况。(完)



# 央视的“精彩”对话和被质疑报道

日本大地震后中共央视新闻台进行报导，或许是为了让新闻更具现场感，节目设计了一段主持人与驻日央视记者的电话连线对话，其中一段让人啼笑皆非，也让人见识了央视记者造假到了何种地步。

那段连线对话是这样的：主持人询问前往日本灾区的女记者公路情况如何时，记者说：“我们过来的路上较顺利，不过听说公路交通拥堵瘫痪了”。随即，主持人提到了刚刚公布的日本仙台发生6级余震的新闻，该记者马上应道：“是啊，我脚都站不稳、头发晕……”。大概主持人意识到了什么，很快便问道：“你到底在哪儿？在仙台吗？”记者应道：“啊……在京都。”“京都也有余震吗？”记者的回答很可笑：“还好，没什么感觉。”

读罢，见怪不怪的人或许呵呵一乐：央视的新闻有谁信啊？！

记者敢于造假，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中共媒体所谓的现场报导、



图解：这是央视“焦点访谈”对“自焚”报道的镜头：李玉强正在采访小女孩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四天后的刘思影，说话声音清晰，还能唱歌。

一些医学界人士指出这完全是在造假。烧伤者必须在无菌室接受治疗，严防感染，否则有生命危险，李玉强却不穿防护服，还拿着满是细菌的话筒近距离采访；而且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要通过声道下面的插管呼吸，根本不能正常说话。

尤其在敏感问题上，大多是提前策划好或者延迟几秒甚至更长时间才报的，其根本原则就是“政治上正确”。在此

机制下的央视记者，自然首先要求的不是记者素养，而是“政治上过硬”；要求的不是首先遵守新闻真实性原则，而是要听从“党的命令”。如此思维的记者，自然学会了如何包装新闻，如何说谎而毫不脸红。这样的记者在央视并不罕见。

比如，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中的“记者”李玉强，在报道所谓“天安门自焚”时漏洞百出。李玉强不仅在天安门广场采访警察，而且在医院采访“自焚者”。此后，在中共编造的一系列抹黑法轮功的欺骗宣传中，“李玉强”这个名字开始频繁出现。然而奇怪的是，她从不敢正面示人，电视采访总是使用她的侧面、背影或黑光遮掩，不少民众因此质疑此人的真实身份。2011年初，有人披露，称李玉强并非央视编制内人员，而是由中共610（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指派之人。连央视“政治过硬”的记者都不信任，可见李玉强绝非“等闲人物”。

（文/刘晓）◇

## 从历史典故看起誓要慎重

【明慧网】誓，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就是誓言、起誓的意思，大意是用庄重的言辞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在遥远的古代，只有在非常庄重的场合，才能“戒誓”。如祭祀、出征等。起誓的目的，就是向神灵表述遵守戒训的决心，古人对待立下的誓约是极慎重的。追溯起来，“誓”文化在中华历史上有很深的积淀，也留下了很多典故。

《左传》中就有郑庄公掘地见母的故事，就是郑庄公因为母亲纵容弟弟干坏事，他在极度愤怒下对他母亲姜氏起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意思是说我这辈子不想见你了。可是后来他平静下来之后，非常思念母亲，感到非常后悔，可是无法背弃自己的誓言。于是有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你挖一个地道，掘地出水，在地道中和你母亲相聚，不就不算背誓了？他非常感激给他出点子的这个人，欣然照做。这个典故也成为了千古美谈。

九五至尊的皇帝，尚且如此慎重对待，可见中国古人对起誓的极端重视。正因为如此，民间就有讲究，不能随便发誓。因为誓词一出，天地鬼神共鉴，如态度言行不端，定会招来无妄之灾，如自食誓言，灾报恐怕会更加严重。

在西方，也有圣人教导让人不要随便起誓的文化。如在《马太福音》中，耶稣教导人们不能随便发誓，以防被恶人利用去做坏事。东西方的圣哲们，对“誓”的



图：美国旧金山举办声援九千万三退大潮游行集会

庄重态度，竟然如此吻合。

现实中，作恶多端的中共，在招募其党徒时，竟然必须右手握拳立毒誓，为其贡献一生，奋斗而死，才能通过加入中共的门槛。

这些誓词总体来看，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死结。中共与天斗，破坏自然；与地斗，毁灭生态；与神斗，残害信仰；与人斗，灭绝人性；与文明斗，灭绝文化；与百姓斗，苛暴压榨……可见，加入中共者的起誓肯定不是给天、地、神、人任何一个对象的誓言，那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对魔鬼的立誓。这就是一个中共党徒将自己生命的所有交给魔鬼的卖身契。

从这一点看，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意义重大。（文/燕云）◇